

從依納爵《神操》的視角省思《願祢受讚頌》通諭中的生態皈依

吳雯菁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博士生

劉奇璋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助理教授

提要

為理解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通諭中的生態皈依觀，本文嘗試從依納爵靈修的視角省思，以依納爵《神操》的文本為依據，從意志、情感、理智與行動四個幅度，反思通諭中生態皈依的意涵，並分別以讚賞、皈依(meranoia)、分辨與實踐正義表達這四個幅度的特徵。

本文肯定，儘管通諭中直接提及「生態皈依」的篇幅有限，但依納爵《神操》卻為我們提供一個全面且整合的理論架構，幫助我們認出，「生態皈依」的內涵其實貫穿整部通諭。

關鍵詞：願祢受讚頌、生態皈依、依納爵靈修、神操、生態神學

投稿時間：2017.09.20；接受刊登：2017.12.07；責任編輯：楊子春

壹、前言

近年來，環境關懷已成為跨宗教交談的重要課題。例如在2017年3月份的「跨校宗教交談系列會議」，在法鼓文理學院的場次便以「對痛苦與環境危機的回應」為題；同年底，第六屆「佛教徒與基督徒對話國際研討會」於會後宣讀的十大共識宣言中，各與會宗教聯合肯定生態危機就是個人危機，當發揚生態靈修，以保護環境，也就是我們共同的家；同時也強調在所有生物社群中，每個生命形式之相互連結和相互依賴的關係。

在這些重要的宗教對談場域中，教宗方濟各於2015年頒布的通諭《願祢受讚頌——論愛惜我們共同的家園》均被多此提及。這是天主教會首部以環境關懷為主題的通諭，教宗在此通諭中呼籲全球人類正視今日世界的切身之痛，關注我們共同家園遭遇的危機。通諭頒布後即刻引發全球關注（Erickson, 2015; Lowy, 2015; Vallely, 2015; Nagle, 2015; Spina, 2015）。《願祢受讚頌》可說是基督宗教神學在當代生態轉向的代表、是環境倫理思想的官方里程性定位。不論是文件本身具備的教廷官方權威性、內容範圍涉及的廣度與深度、在出版和流傳上的普及性，《願祢受讚頌》作為天主教會對今日環境危機的回應與呼籲，其代表性與影響力都不容忽視（吳雯菁、劉奇璋，2017）。

教宗在通諭中提醒，環境問題有深刻的人性根源，為回應這急迫的時代需要，我們必須聯合各文化、各領域的人類貢獻，在更寬廣的對話與交流中走向「果敢的文化革命」，並促進個人以及團體性的「生態皈依」。在基督宗教的脈絡中，所謂「生態皈依」是人在與周遭環境的關係中，展現出一種與耶穌基督相遇的成果，是重要的基督信仰經驗的流露。雖然「皈依」是一鮮明的宗教詞彙，但不同的宗教傳統對其卻有不同的理解與詮釋。因此儘管在寫作的定位上，《願祢受讚頌》是一部面向全球人類頒布的通諭，但為深入「生態皈依」這核心意涵，仍須回歸到基督宗教的視野——特別是天主教的靈修傳統。教宗在通諭中肯定，為促進生態皈依，基督徒的靈修傳統相較於理性的論述，能夠「以啟發人心的方式，鼓舞、滋養、並賦予個人及團體活動內在的意義」（Pope Francis, 2015, 216），推動人類以由衷的熱情投入環境保育。在眾多靈修傳統中，聖方濟的精神是通諭的指引與靈感來源。此外，教宗也明指聖本篤以及聖女小德蘭思想的貢獻，卻隻字未提教宗自身所屬的靈修淵源——耶穌會會祖聖依納爵靈修的洞見。

2008年，也就是教宗方濟各就任的前5年，耶穌會召開了第35屆總大會，會後頒布的法令第3號將人與萬物之間的正義關係納入耶穌會的使命，並說明人類對生態及萬物的關懷，是連結於人與天主、以及人與他人的雙重關係脈絡之中。為落實對受造界的關懷使命，2010年，耶穌會的社會正義與生態秘書處編輯出版了《治癒受破壞的世界》(Social Justice and Ecology Secretariat, 2011)，其中不僅回溯依納爵靈修中的生態關懷，也明確要求耶穌會內不同層級的使命計畫必須納入人類與環境的和解，促進恢復人地間的正義關係。

在耶穌會內正式啟動關懷受造界的使命計畫後，《願祢受讚頌》通諭的起草過程也隨之展開，從時間的接續及教宗本身所接受的依納爵靈修培育，通諭的寫作或多或少受到耶穌會環境使命推動的影響。因此儘管通諭本身並未提及依納爵靈修的貢獻，但依納爵靈修的精神卻貫穿整部通諭。面對此問題，已有少數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初步的嘗試，例如：Ignacio Castuera (2015) 從寫作背景進入，認為耶穌會士在南美洲的受難經歷及對社會邊緣者的長期關懷，促使教宗將對受造物的迫害和對窮人的剝削相連結，此外，通諭也受到耶穌會士德日進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之《宇宙聖祭》思想的影響；Paul Yonger (2015) 則嘗試探討依納爵《神操》〈原則與基礎〉中的生態觀及操練方法，由此指出教宗方濟各作為依納爵的「神子」，正延續依納爵的精神召喚我們朝向生態皈依之路。然而實際上，Castuera 與 Yonger 雖分別討論了當代耶穌會士的關注焦點以及依納爵靈修的生態觀，卻未能明確指出這樣的生態觀與《願祢受讚頌》通諭的核心論述——生態皈依有何關聯。

因此，本文願再次提問：從依納爵靈修的視角進入，為我們認識《願祢受讚頌》通諭的思想與論述能有什麼樣的啟發？為使討論能夠聚焦，本文選擇以通諭的核心訴求「生態皈依」作為主軸，先回歸依納爵《神操》的文本，從其生態觀中梳理出依納爵靈修中的「生態皈依」，再從這樣的視角出發，對照並檢視通諭的論述脈絡。本文願藉由天主教依納爵靈修的生態視野，能幫助我們對通諭的訊息、特別對「生態皈依」的內涵有更整體而豐富的認識，以期能有易於跨宗教間的環境關懷對談。本文第一作者為天主教修女，隸屬於以依納爵靈修為傳統的修會，因此在寫作的立場上，不免帶有深刻的基督宗教立場及依納爵靈修的傾向。為坦承本文在寫作上有其主觀的傾向與立場，本文選擇以第一人稱寫作。

貳、《願祢受讚頌》通諭的核心訊息與生態皈依

《願祢受讚頌》最核心的呼籲，是「為保護我們共同的家園，作迫切的任務包括如何將人類大家庭團結起來，一同尋求永續及整體的發展」（Pope Francis, 2015: 13）、「盼望大家能就如何體現地球的未來進行對話，所有人都應參與，因為我們經歷環境的挑戰，及人性的根源，它們涉及所有人同時也影響所有人」（*ibid*: 14）。通諭在前言中指明其所涵蓋的多個主題包括：窮人和地球的脆弱性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世上萬物彼此相連的信念；對來自科技的新範例和新權力形式的評論；號召眾人力求認識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其他途徑；受造物的各有其價值；生態的人性意義；直接坦誠討論的需要；國際和本地政策的重大責任；丟棄文化及一種新生活方式的建議等等。然而，教宗也坦承這些問題不可能一次性討論處理，而是要不斷的重新整理和補充內容（*ibid*: 16）。顯然，通諭的目標不在建立天主教生態神學的系統性論述，甚至，對環境倫理的闡述雖是核心，卻也不是主軸，更重要的是如何從各個層面促進行動的改變以達致所謂的生態皈依（吳雯菁、劉奇璋，2017）。

結構上，《願祢受讚頌》分為六大章，共 246 條。第一章首先指出種種環境與社會惡化的事實，包括：污染與氣候變遷；水資源的問題；生物多樣性消失；生活品質惡化到全球性的不公義現象，強調為面對共同家園的困境，需要全球性的交流與團結。第二章則回歸猶太基督宗教傳統，從信仰的角度定位人與他人、與自然以及與神的關係。第三章探討當代生態危機的人性根源，批判過度的人類中心論是對人類存在地位的曲解，而事實相對主義則是促成人類物化手足同胞、貶抑自然萬物的元凶。第四章提出為解決今日的生態危機，需要一種整體性的生態學，其中包含對人類、對社會及環境層面的共同尊重。第五章回到國際社會政治、經濟及科技的脈絡，指出日後探索後行動的方向。最後第六章提倡藉由環境教育來落實生態倫理發展，以促成真正的「生態皈依」（*ibid*）。

天主教會對於「生態皈依」的官方呼籲，最早是從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開始的。從 1979 年頒布的《人類救主》通諭到 1991 年的《百年》通諭，他察覺到人類發展必須納入必要的倫理條件，要求對人完全的尊重，同時也關懷四周環境（Pope Francis, 2015: 5）。在《願祢受讚頌》中，方濟各教宗首先在第一章引述了若望保祿二世的生態皈依思想，其後便直到第六章（生態教育與生態靈

修) 中的第 216 到 221 號才以專門的段落重提對生態皈依的呼籲。

教宗先強調教會的靈修傳統能夠推動人以熱情來關懷世界、啟發並滋養內在的動力，給予個人與團體活動的意義 (*ibid*: 216)。在這樣的靈修氛圍下，生態危機成為一種號召，召叫人深度的悔改，以整合的方式活出人與耶穌基督相遇的成果，在人地關係中展現基督徒的使命 (*ibid*: 217)。為達致這樣的整體皈依，我們必須審視自己的生活，承認自己的錯誤、罪過、缺點和失敗，坦承自己的行為和不採取行動傷害了天主的受造界 (*ibid*: 218)；同時要培養各種德行，例如柔和溫婉、慷慨關懷、以及感恩和施予，要承認世界是天主愛的恩賜，由內而外地意識我們與自然萬物的連結，以更大的創意和熱忱來承擔來自信仰的責任與使命 (*ibid*: 220)。這樣的皈依是團體性的，不只在一切幅度上避免個人主義的危險，更需團體網絡式的合作參與 (*ibid*: 219)，以一種手足情誼的方式體現真正的團結關懷精神。

參、依納爵《神操》中的生態皈依

依納爵自身的生命經驗是其靈修道路的泉源。在自述小傳(依納爵, 1991) 中, 他描述天主親自帶領他就如同一位老師對待所教導的學童一樣, 他體會天主是一位因材施教的良師, 是一位願意也能夠信賴受造物的稟賦與才能、在信賴中會晤受造物的同行者 (Howard、黃美基譯, 2001)。依納爵從天主的信賴中學習信賴, 不只是信賴自己以及信賴他人, 也學習到信賴其他受造物, 如自然環境、文化、宗教等。這信賴的態度是整部《神操》的基調, 在這基礎上, 他肯定人能夠在萬事萬物中尋找並找到天主。

把握住這信賴的態度, 能夠幫助我們體認《神操》既是依納爵生命經驗的分享也是總結, 是一種關係性的表達、同時也是為促進這關係的操練。為依納爵而言, 「皈依」不只是道德性的, 更是關係性的, 是人與基督相遇的結果, 是在這遇見並找到天主的路上持續尋找的旅程。而依納爵自身皈依經驗中的重要因素成為《神操》的主要動力 (Bautista, 2003), 由此推進《神操》共四周的進路。

以下我將大致依循《神操》一至四周的進程, 從「原則與基礎」進入, 梳理依納爵的生態觀及他對人類生命目的的預設, 並依據平心原則 (Indifference) 確立人與萬物的適當關係; 而後從第二周的降孕與蹟默觀到兩旗默想, 進一步

認識人與受造界的親密關係以及因罪惡敗壞後所需要的覺醒之路；最後抵達「聖愛瞻想」，在創造與救贖同在的世界中尋找並找到天主。我也將以依納爵最重視的意識省察法來總結他為我們提供的操練方式，從中理出整合意志、情感、理智與行動的生態皈依之道。

一、第一週：原則與基礎——在創造中實踐救恩

人之受造乃為讚頌、尊敬、事奉我等主天主，由此妥救自己的靈魂。地面上其他的事事物物皆為人而造，為助他獲得他受造的目的。從此可見，人用世物，或多或少，全看它們是否襄助他，或阻礙他得到他的目的，這是取捨的極則。因此，我們對一切受造物，在任何未曾禁止，而讓我們自由選擇的事上，必須保持中立的態度。其結果是，依我們本身而言，並不重視健康甚於疾病；重視財富甚於貧困；重視尊榮甚於屈辱；重視長壽甚於短命，其他一切，亦莫不如此。總之，我們所願欲、所挑選的僅是更能引我們達到受造目的的事物。（依納爵、房志榮譯，2003：23）

〈原則與基礎〉開篇指出：「人之受造乃為讚頌、尊敬、侍奉我等主天主，由此妥救自己的靈魂。地面上其他事事物物皆為人所造，為助他獲得他受造的目的。」（*ibid*）依納爵的這段敘述帶有鮮明的人類中心主義色彩，除非回到依納爵自身的皈依經驗，我們很難真正理解為何他將人類置於如此獨尊的地位，而他所謂的「地面上其他事事物物皆為人所造，為助他獲得他受造的目的」，所願表達的究竟是什麼？

在自述小傳中，依納爵敘述天主如何透過周遭的景色事物一步步引領他認識天主自己，其中的高峰就是他在卡陶內河畔的經驗。當時，他沿著河畔邊走邊祈禱，坐下來注視著河水休息時，「他的明悟之眼張開了，他並沒有什麼神視，只是他領悟了許多事情，靈修方面的、信仰方面的以及學問方面的事，這種種似乎很新奇。他剎那間所領悟的細節很多，但不能一一說明」（依納爵、侯景文、譚璧輝合譯，1991，79）。耶穌會士 Dhotel（滌塵譯，1986）在撰寫依納爵傳記時回顧這段經歷，認為依納爵在卡陶內河畔最重要的領悟，大概就是《神操》〈原則與基礎〉的內容：認出事事物物在整個創造的運轉中都是以基督為首，有其定向而非靜止或固定不變。在這樣的創造秩序中，所有受造物都是天主的資源與道路，是天主創造之愛的反映與流露，使天主與人的溝通成為可能，人能夠在受造物與天主的內在關係中觀看他們，進而認出天主對人類

及整體受造界的心意及計畫（Social Justice and Ecology Secretariat, 2011）。

為依納爵而言，受造物就是救贖的所在。我們通過受造物經驗到天主，並自然而然地祈禱、尊崇與侍奉。「人之受造乃為讚頌、尊敬、侍奉我等主天主，由此妥救自己的靈魂。」（依納爵、房志榮譯，2003：23）在這裡依納爵用三個動詞來揭示創造者和人類之間的適當關係（Barutwanayo, 2015）。首先是「讚頌」，人藉著讚頌擴大並超越自己，以一種感恩的態度將自己置身在天主的恩賜之下，表達出我們對生命根源的承認與回歸；其次是「尊敬」，這個詞讓我們想起梅瑟在曠野遇見燃燒的荊棘時，不由得將他腳上的鞋脫下。這是一種面對超越時自然湧現的臣服，在敬畏中宣告並尊重上主的絕對主權；最後是「侍奉」，其實就是在天主與受造物的關係中安置自己，承認上主是主，以自由而虔誠的行動將榮耀歸於當屬的位置。藉著讚頌、尊敬與侍奉，人在自由中回歸天主聖三共融的愛裡，此即救恩。

Carver（2015）認為《神操》有兩種生態靈修的基礎，一是以創造為中心、二是以復活為中心，這兩種中心從〈原則與基礎〉便被確立下來，在「聖愛瞻想」抵達高峰。這兩中心其實都指向天人關係的核心：天主在愛內創造並救贖了祂所愛的受造物，而人的受造與蒙救恩是不可分割的，創造與救贖本是一體。創造是救贖的第一步工作，也是天主救援行動的基礎。救恩在創造的脈絡中展開，在創造中，人類在與天主及自己的關係中成長、成熟。在〈原則與基礎〉中，依納爵對救恩的理解不僅僅專注於修復人的罪惡，更擴及天主對整個受造界的愛與恩典，是聖三與整個受造界之關係的重整與恢復。

「從此可見，人用世物，或多或少，全看它們是否襄助他，或阻礙他得到他的目的，這是取舍的極則。」（依納爵、房志榮譯，2003：23）依納爵在此帶出「平心」的原則。平心不是對受造物無感或漠不關心，而是在與受造物的關係中持續往更大的內在自由邁進。為依納爵而言，「自由」的意義需要在救恩的幅度內理解，是指一個人能夠擺脫過分的依附或慾望，不單憑藉自身的感覺與好惡來做選擇與行動，能在恩寵內辨別什麼樣的選擇更促進對上主的讚頌、尊敬以及侍奉。換句話說，平心是一種相愛關係的展現，人先領受了天主聖三豐盛的爱，而願意以此愛為準則來衡量自己與其他受造物的關係、並以此愛作為一切選擇的依據。這種充滿情感、動態而活躍的「平心」，在耶穌會前任總會長 Pedro Arupe 留存下來的祈禱詞中流露無遺：

世上最實際的事莫過於找到天主，以一種全然不悔的方式深深愛戀。

你所愛戀的那位，那攫住你想像的，將為一切事物著上色彩。這將決定什麼使你得著力量在清晨奮起；如何度過每個夜晚；週末如何安排；讀什麼樣的書；認識什麼樣的人；什麼讓你心碎驚奇、喜樂和感激。若是愛上了就留在愛裡，這會決定你的一切。¹

活躍而富含情感的「平心」，是積極地為上主天主騰出我們生命與愛情的首位，主動選擇那些引領我們歸向愛的事物，拒絕那些帶我們遠離愛的可能。一個平心的人，他的生活視野完全聚焦於天主聖三的愛，對於貧窮或財富、榮譽或羞辱、疾病或健康，不再抱持特定的價值判斷。由此，人真正地向所有受造物開放，能夠自由地拒絕個人的偏好而看向受造界整體更大的益處。Barutwanayo（2015）認為通過這樣平心的原則，可以緩解人類積累財富的習性，促使人擺脫消費主義以及對自然的剝削。

二、第二週：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態覺醒道路

「平心」是人與萬物關係的基石與邊界，但並不是終向。《神操》進入第二週後，依納爵以「君王募兵喻」為起點，邀請奉行神操者默觀耶穌自降孕到榮進耶路撒冷前的連串奧蹟。「君王募兵喻」的精神讓第二週內的所有默觀成為一個整體（Jacques Lewis, 1993: 111）：「藉著觀看基督並與基督同行，愈益加深和祂之間的親密關係，好更「深切地認識為我降生成人的救主，好能愛祂更深、隨祂更緊」。這時不偏不倚的「平心」已不足以表達依納爵內心對回應基督之愛的熱切渴望，他迫切願意在平心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主動選擇任何能助他更肖似耶穌基督的道路。他也邀請進入第二週的避靜者在祈禱後作下列奉獻：「只要能更加事奉爾，讚頌爾，卑僕便真心願欲，滿心期盼，誠心決意，願則效爾飽受辱慢輕侮，盡嘗一切實貧、神貧的滋味。唯望爾至聖至尊者天主納我、容我抱此而終生。」（依納爵、房志榮譯，2003：98）

這一系列對耶穌生平奧蹟的默觀從降孕與聖誕開始。在默觀降孕奧蹟的準備中，依納爵邀請我們藉由想像力觀看並聆聽整體受造界正遭遇的痛苦，嘗試存想天主聖三環視這痛苦時的心情，以求認識聖三差遣聖子降生成人的心意。

¹ 教會內傳承已久的禱詞，已譯為中文詩歌，本禱詞出自天主教耶穌會前總會長 Pedro Arrupe 神父(1907-1991)。英文版本在以下網頁可查詢 <https://www.ignatianspirituality.com/ignatian-prayer/prayers-by-st-ignatius-and-others/fall-in-love>。

而後默觀耶穌聖誕，這時將注意力集中在具體的歷史事件中，觀看天主聖言藉著血肉之軀降生在具體的地點，成為一個需要受造界支持、餵養的嬰孩，和我們共享自然萬物：星空、馬廄、強褸、奶水、甚至與人呼吸相同的空氣。

Carver 如此描述他對耶穌聖誕的默觀：「耶穌成為人類，參與以碳為基礎的生活形式，成為受造界中的一部分，交換食物和細胞，使生命、血液乃至我們繼續呼吸的空氣得以聖化」（2015: 7-8）。因著耶穌的降生，整個受造界成為人類經驗天主的場域，受造界不再只分享人類罪惡的後果，也成為分享基督神性並直接承載救恩的處所。循此經驗，Carver 認為默觀降孕與誕生的奧蹟能夠提升避靜者的「生態覺知」，當避靜者按照依納爵的指示，藉想像力以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等五感與聖家一起從納匝肋顛簸到白冷城，在星夜中聞到馬槽內的各種氣味，聽見瑪利亞的喘息以及嬰孩的哭喊……這些面向受造界的注視與觀看，都成為我們與創造及救恩的相遇。

降孕與誕生奧蹟是保祿〈致哥羅森人書〉以及〈致厄弗所人書〉中宇宙性基督論的基礎。「使天上和地上的萬有，總歸於基督元首」（弗一 10），這世界的終向在聖言成為血肉時已被決定，降生的基督不僅聖化一切受造物，也串連起所有受造物彼此之間血脈相連的關係，成為在基督內共融的親屬，具有盟約性的相互承諾與隸屬關係。前教宗本篤十六世在公開講道中論及這樣宇宙性的基督論，說道：「設若我們開始明白，宇宙原來是基督的指印，我們自然會學習跟宇宙建立一個正確的關係，學習所有與保管宇宙有關的問題。學習以一個由愛所推動的理性來觀看宇宙，因而懷着謙遜和尊重，正直地行事」（本篤十六，2009）。

為履行這「正確的關係」，我們不但必須對內在各種善惡勢力的動向更為警醒，也必須更深地內化基督的認同與價值，並警醒我們內在與之敵對的拉扯勢力。為此，依納爵要求避靜者在神操第二週的後半開始對生活的境況及財富的使用狀態進行分辨與選擇。依納爵透過「兩旗」、「三種人」及「三級謙遜」等主題的默想，引領避靜者更深地認同於基督的渴望與價值，而能在平心的基礎上，為更肖似基督而切願甘於貧窮、接納侮辱輕視，好如同基督一般時時選擇誠樸謙遜之道。這貧窮與謙遜的「向下之道」能幫助人超越自愛自利，抵抗積累財富的誘惑，相反世俗對尊榮的追求，在面對與使用受造物時不會只看見工具價值，並能在過度消費及對資源不當利用的世代找到另類生活的可能性——一種在基督內與萬物手足相連的友善之道。

三、第三、四週：在萬事萬物中尋找並找到天主

《神操》第三、四週的焦點在耶穌的踰越奧蹟。第三週集中在默觀基督的苦難，其實也就是默觀天主聖三對萬物之愛的高峰經驗。藉著甘願受難，被釘於十字架上以致死亡，基督為這受敗壞的世界擺上自己，將自己全然認同於邊緣者、貧窮者，以及受剝削損傷的大地。在這裡，人們找到關懷受造界最深刻的意義：關照受創傷的自然萬物，就是關照受苦的基督本身。另一方面，對基督苦難的默觀也加深避靜者在第二週時所作的選擇，不只是單憑某種價值理想來選擇貧窮謙遜之道，而是受到甘願為人捨身的基督之愛強烈推動，不得不以愛還愛地回應。

第四週瞻望復活的基督，在最後的「聖愛瞻想」抵達「在萬事萬物中尋找並找到天主」的高峰。在「聖愛瞻想」中，依納爵要求避靜者默觀天主如何居住在受造物中，並在受造物內持續祂創造與救恩的工程。當我們花時間在創造中與萬物一起祈禱，我們加深自己與自然萬物之間血脈相連的共融意識，讓這份親屬般的認同感滋長並產生負責任的環境行動。關於這「以復活為中心」的生態覺醒歷程，Carver 闡述如下：

當我們更能覺知萬物之間的交互連結，我們就會對消費行為對全球帶來的影響更為敏感；當我們使用得愈少、愈留意對生態系統的衝擊、使用再生能源……我們就成為地球自我保護的一部分。這些契機會在封閉的地球生態系統中累積，允許我們成為地球復活的參與者。（Carver, 2015: 9）

簡言之，《神操》的核心目標「在萬事萬物中尋找並找到天主」反映依納爵在卡陶內河畔的經驗：受造物與世界並不是當被拒絕的枷鎖，而是需要被接納擁抱的善。依納爵在《神操》的第一週到第四週內，整合了創造與復活的觀點，他深刻經驗天主的愛滲透所有的受造物與所有人類，他的經驗成為《神操》的核心動力，引領避靜者一步步擴展並強化自己與天主、與他人及萬物之間愛的連結。這種以創造及救恩為核心的生態覺知與認同感，始於我們認出天主在所有的受造物內實現祂的愛。

德日進神父（Teilhard de Chardin）的「宇宙聖祭」顯然便是這種自然觀的流露。德日進神父承襲依納爵的神恩，在默觀受造界時認出了基督本身，不僅是精神上的，而且是宇宙的物理中心。因為道成肉身，宇宙物理性中的任何一

部分再無法自外於天主，心物二元區分在這樣的自然觀裡被打破，而聖體聖事便是萬物與基督合一，呈現宇宙物理性轉變的高峰標記。聖體聖事揭示了世界發展的終向，當我們參與感恩祭，領受物質性的基督聖體時，是我們與天主聖三最親密往來的時刻，同時也是與不斷演變的地球產生密切的共融關係的時刻。這種在聖體內合一的經驗由內而外催迫我們生態皈依，以促進世界的救恩（*ibid*: 10）。

四、意識省察：依納爵神操中的生態皈依操練

在《神操》中，依納爵提供許多不同的方式幫助避靜者向天主的恩寵開放，其中「意識省察」是依納爵極重視的一種操練方法。意識省察不同於道德性的良心反省，其目標不在於判斷行為的對錯好壞，而是藉由回顧一天的經歷，認出天主聖神及相反勢力在我們內在的推動，承認我們在這一日當中無法自由地以愛還愛的時刻，藉由具有治癒效果的憂傷釋放我們，並堅定我們重新選擇讚頌、尊敬及侍奉天主的道路。換句話說，藉由意識省察，神操的核心經驗「在萬事萬物中尋找並找到天主」得以在日常生活中不斷更新，從生活的事件裡汲取新的恩寵泉源，在每日的皈依裡持續參與天主的創造與救恩工程。

「意識省察」在進行上可分為五個以 R 開頭的步驟（Thibodeaux, 2015: 10）：

1. 回味（Relish）：回味今日的美好時刻與所有的恩典。
2. 懇求（Request）：懇求聖神帶領我回顧。
3. 回顧（Review）：回顧過去的這一天。
4. 悔改（Repent）：對失誤與過錯誠心悔改。
5. 定志（Resolve）：採取具體的行動以善度明天。

當我們的生態敏感度增加，願意時刻留意我們與周圍環境的關係時，意識省察提供我們一個極佳的框架，供我們檢視在我們具體的生活經驗裡，是否適宜地實踐我們與萬物之間妥善而正義的關係。在第一步的「回味」中，我們首先感謝並承認這世界是天父愛的禮物；而後，我們提出一個具體的「懇求」，請聖神打開我們的眼睛，幫我們看見我們與受造界真實的關係；第三，我們「回顧」這一天內我們與自然萬物的往來互動，以默觀的方式留意今天我們如何被邀請參與天主的創造？我們與萬物的關係有那些不適當之處？第四，承認我們

的軟弱與缺失，將我們在關懷大地上的不足與罪惡帶到天主台前，祈求憐憫、寬恕，以及「悔改」的力量；最後，懷著希望「定志」，並向天主祈求恩寵，為了能夠更好地關照受造界、窮人與未來的世代。

耶穌會社會正義與生態秘書處編輯出版的文件《治癒受破壞的世界》便清楚地指出，人類的道德責任並不足以促進我們長期致力於關懷受造界，縱使能夠認識到萬物之間的整體性，天主、人類以及其他受造物之間的相互關係，仍不足以挽回我們持續破壞大地的行動，我們必須承認這是我們意志、心靈和記憶的極限：「我們認識到需要更多的東西：我們需要改變心（*metanoia*），讓我們呻吟，尋求超越我們自私和有罪的行動。我們需要在基督裡找到意義與團結的力量」。Metanoia 原文的意思是「改變心」，中文多直接譯作「皈依」。心的改變，始於我們覺察，承認自身的罪，並為之感到痛苦與憂傷。Robert Fabing 認為這種憂傷是具有治癒性的（Fabing, 1991），能幫助我們轉向天主，將自己安置在天主的憐憫與大能的恩寵內，而這樣的轉向就是「皈依」。我相信意識省察能夠成為我們每日生活的「生態皈依」時刻，在感恩、讚嘆，以及聖神陪伴內的憂傷裡，我們能得到靈性的力量，以走向真實的和解。《治癒受破壞的世界》將這樣的和解（Reconciliation）定義為「蒙召重新共同生活」（call to be again together），也就是恢復天主和人之間的關係。這恢復的行動是天主先行開展，推動人在信仰內加以回應，為致力人與人之間、人與萬物之間正義的關係。

五、小結：整合意志、情感、理智與行動的生態皈依之道

當我們戴上生態關懷的眼鏡重新認識依納爵《神操》，可以從中整理出關於「生態皈依」的一些核心要素。在此，我願嘗試從意志、情感、理智與行動四個幅度來描述依納爵的生態皈依意涵，並分別以讚賞、改變心（*metanoia*）²、分辨與實踐正義表達這四個幅度的特徵。需要留意的是，這四個幅度在人身其實是一個相互影響，彼此涵攝的整體，無法獨立切割。在此分別描述只是為凸顯不同的偏重，它們同時貫穿神操的整個過程，並在意識省察的操練裡清楚呈現。以下先行簡述，之後對照《願祢受讚頌》時再做進一步說明。

（一）意志：讚賞—在創造者的愛內安頓自己

² Metanoia 通常翻譯為「皈依」，但為保留 metanoia 原意中「改變心」的意義，下文我將直接使用原文而不採用「皈依」這翻譯。

受造界是天主創造之愛的反映與流露，是救贖的所在。「生態皈依」的首要態度便是以「讚賞」(appreciate)的眼光面對萬物，以在萬物身上尋找並找到天主。缺乏這種讚賞，任何的倫理責任對我們都成為次要的，甚至是壓力 (Social Justice and Ecology Secretariat, 2011)。在這裡我將「讚賞」視為一種意志的流露，因為讚賞的態度反映出一種價值的次序，是懷抱著感恩的隸屬感將天主置於首位，以信賴的心在祂的愛內安頓我們自己。這種意志的展現需要理性的判斷以及情感的支持作為基礎，但本身是一種選擇的後果，是無條件地向永遠忠信的天主投誠。

(二) 情感：metanoia—允許創造者藉由他者碰觸我們的心，推動我們改變自己

皈依是一個整體的過程，從感恩與讚賞的態度開始、經由理性的分辨、碰觸到自己心與情感，激發回歸轉向天主的渴望與行動。然而此處 metanoia 強調的是心與情感的被碰觸與改變，這種「心動」在依納爵靈修中是至為關鍵的，因為「心」是天主與我們相遇的地方，metanoia 是天主推動的鮮明標記，是始終先行一步的天主在我們心內召喚我們，邀請我們以自由意志選擇放棄固有的自我中心，重新選擇歸向祂的愛，以愛還愛。

(三) 理智：分辨—以平心的原則使用並管理受造萬物

為達到人受造的目的：「讚頌、尊敬、事奉我等主天主，由此妥救自己的靈魂」(依納爵、房志榮譯，2003：23)，依納爵依據自己的生命經驗整理出在不同狀態下的「分辨」原則，並將人合適進行分辨的狀態分為三種，稱之為三種時間。第一種是無前因的神慰發生的時刻；第二種是藉鮮明的神枯與神慰來辨別；第三種則是在情緒平穩時，主要運用理智的探索，來幫助人做適當的選擇 (ibid: 175—177)。需要澄清的是，在這三種時間裡，理智與情感的探索是同時進行而不能偏廢的，只是在第三種時間中，依納爵特別為我們指明如何依賴理智來進行辨別。他在此重申「原則與基礎」的要點，提醒人「對目前討論的事，採取它或放棄它，一概無所側重，無所偏心；使我像一架天秤，要等發覺某一事更能光榮讚頌我主天主，更能藉它救我的靈魂，才向那事傾斜」(ibid:179)。這平心的態度是人使用並管理萬物的基礎與界線，我們不僅需時常在這基礎上檢視自己的生活型態，也須留意世界的文化價值對我們產生的影響，是幫助或阻礙我們朝向受造的目的？

(四) 行動：肖似基督—以基督為中心的皈依之道

「皈依」不僅是讓心靈的目光重新朝向天主，以理智選擇更能讚頌，尊敬及侍奉祂的道路，更需身體力行，實際走上跟隨耶穌基督的道路。前述的「平常心」是在天主愛的邀請和推動內分辨什麼是我們運用萬物最適當的方式，但平常心並不是人生命的目標，人的目標是更肖似耶穌基督。唯有耶穌基督的生活言行是我們與萬物互動往來的最終準繩，而這準繩並不只是一套信念，是需要在一起而行中實踐的道路。

肆、從《神操》省思《願祢受讚頌》中的生態皈依

以下我將從前述由依納爵《神操》的生態皈依觀中歸結出的四點要素—讚賞、metanoia、分辨以及肖似基督，作為理解《願祢受讚頌》的寫作脈絡以及生態皈依意涵的框架。由於《神操》的使用者是個人，所以其生態皈依的主體也是個別的行動者；《願祢受讚頌》的寫作對象卻是全球居於共同家園的「所有人」，因此在探討「生態皈依」時，必然涉及更為複雜的層級，從國際政治經濟結構、社會群體到個人等不同幅度。

結構上，通諭的前言及第二章「創造的喜訊」首先以「讚頌」的目光聚焦在天主於救恩歷史中的創造與救贖；第一章「我們的共同家園出了什麼問題」則直面人類環境的切身之痛，求更深地聆聽大地與窮人的吶喊，好能「metanoia」—觸動、改變我們的心；第三章「生態危機的人性根源」以及第四章「整體生態學」以基督信仰的價值以及教會社會訓導的寶藏為準繩，「分辨」當前生態危機的根源及社會與自然間的整體關係；第五章「探索與行動的方向」與第六章「生態教育與生態靈修」，分別從國際政治經濟結構的角度、個人與團體性的生活型態出發，以「肖似基督」為依歸，探討不同層級的皈依行動之可能。

一、讚賞：在三層基本關係內承擔起人類責任

Younger (2015) 認為《願祢受讚頌》對教會社會訓導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將對「美麗」的讚賞納入正義與和平的範疇裡。正義與和平指涉一種適當的人際與物際關係，為認識及理解這樣的關係準則，需要我們不斷將目光投向天主，認出受造界是天父張開雙手的恩賜：「世界不是一個有待解決的難題，而是一個令人喜悅的奧跡，人應以歡愉讚頌之情默觀」(Pope Francis, 2015:12)。教宗指出，「受造界」一詞並非純指「大自然」，更是表達出天主愛的計劃的實

現，每一受造物在天主的創造內都有特殊的價值及重要性。我們常視大自然為一個可以研究、認識和控制的系統，然而若要真正認識受造界，必須體會它是天主召喚我們與萬物共融的場所（*ibid*:76）。

《願祢受讚頌》清楚的宣告天主是創造者的身分：

忘記天主是全能的創造者的靈修是不能接受的。若是這樣，最終我們會崇拜世俗的權力或企圖篡奪天主的位置，甚至自稱有無限的權利，可任意踐踏天主的創造。（*ibid*:75）

然而，這位創造者願意人們與他一起工作，甚至刻意限制自己，創造了一個仍需繼續發展的世界，容許受造界產痛的存在，藉以促進我們與他的合作。（*ibid*:80）

在這合作的範疇中，全體受造界是一個整體，各有其存在的目的與意義，且彼此緊密相關。教宗肯定，人類的生命便建立在三個相互交織的基本關係上：與天主的關係；與近人的關係；以及與大地的關係（*ibid*:66），這三者關係的本質即是創造者與受造者，以及受造者彼此間的連結。因此，當人類封閉地企圖取代造物主的位置，拒絕承認自己受造身分的有限時，這三個基本關係就會遭受破裂，而這破裂即是基督宗教倫理中特有的「罪」的概念。為恢復三層關係的正義性，除了須要肯認創造者的權威外，也需要以同樣的讚賞眼光承認人類在受造界中的獨特性，並同時為其他受造物的美善感恩。換句話說，能夠讚賞創造者、人類及其他受造物各自的美善並尊重其差異，是恢復正義關係的前提。

《願祢受讚頌》提醒我們，肯定受造物的天賦價值並不意味著主張所有生物都具有同等的地位。教宗方濟各憂心，生命中心主義對人類優越性的否認，會剝奪人類獨有的價值，一旦人無法承認和重視自己在知識、意志、自由和責任方面的獨特能力，我們將無法期望人類能擔負起對這個世界應負的責任（*ibid*: 99, 118）。基督宗教傳統慣從「託管」（*stewardship*）角度看待人與自然的關係，肯定造物者賦予人類管理萬物的職責。儘管託管理論強調人類不是主人而是管家，但這樣聚焦在管理權的論述，不小心就可能流於傳統人類中心主義對環境的掌控與操縱觀。在《願祢受讚頌》中，教宗顯然更重視人與自然萬物之間手足情誼式的「團結關懷」，甚於管理職責，後者的關係出於責任，前者同樣肯定責任，卻帶出更深的連結（Longbottom, 2015）：「假若我們的內心

欠缺對人類夥伴的溫柔、憐憫和關懷，就不可能與大自然及其他受造物有真正深度共融的意識。」（Pope Francis, 2015: 91）

二、metanoia：面對切身之痛的生態覺醒之路

在通諭的第一章，教宗首先提問：「我們共同的家園出了什麼問題？」而後從污染與氣候變遷、水的問題、生物多樣性的消失、人類生活質素惡化及社會生活質素下降、全球的不公平現象等層面，進行全球環境現況描述，強調檢視問題的目的「不在於資料收集或滿足好奇心，而是勇於將世界現況視為切身之痛，藉此發現個人如何能為此奉獻心力」（*ibid*:19）。

教宗的提醒—不在資料收集或滿足好奇，而是要留意、承認並加深對「切身之痛」的體會，正是承襲依納爵對內心動態的重視。依納爵強調「不是知識淵博，而是內心的玩味品嚐更使人滿意」（依納爵、房志榮譯，2003：21）。為依納爵而言，「心」是人與天主相遇的場域，人惟有接觸及認知自己的內心，才能遇見真實的生命。（Azzopardi, Cecil S.J.、何惠歡譯，2015）而人心內的各種動態，如喜樂、憂傷、憤怒等，都是能夠引領我們體驗天主臨在的內在資源。當我們能夠停下腳步，默觀周遭的世界，並允許所發生的事實碰撞、震動我們的心，metanoia—心的改變就開始了。當我們正視共同家園的敗壞，承認在那其中有我們罪惡的作用，這種承認引發的痛苦將帶來「具有治癒性的憂傷」（Fabing, 1991），是生態皈依的關鍵。

為此，教宗也要我們特別留意在這媒體與數位時代，那些會麻痺我們的心，阻礙我們向他人及萬物的痛苦開放的狀態：

當媒體和數碼時代變得無處不在，其影響力可阻礙人學習如何有智慧地生活、作深度的思考，及慷慨大方地去愛……單純的累積數據不會獲得智慧，只會導致資訊爆炸及混亂，及造成心靈污染。與他人的真正關係和其中所隨之而來的挑戰，現在已趨向由互聯網路的交流所取代，人可以在眨眼間選擇或刪除彼此關係，於是形成一種渴求得到的虛擬化情感，是從器材和螢幕得到的情感，與他人和大自然無關。雖然今日的媒體確實可助人互相溝通，作知識和情感上的交流。然而，有時媒體會遮蓋我們，使我們不必直接接觸他人的痛苦、恐懼和喜樂，也毋須直接面對他們複雜的個人經歷。（Pope Francis, 2015:47）

以依納爵的「平心」原則來理解，也就是我們需要留意我們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形態是否幫助我們讚頌、尊敬及侍奉天主。由於耶穌的生平展現了他與受苦者的認同與親近，因此，我們始終渴望不忘「聆聽大地與窮人的吶喊」（*ibid*: 49），如果浮濫的資訊麻痺的心，讓我們將大地與窮人的吶喊轉化為數據而不再有感，我們便需要停下來，承認並檢視這些日益積累的新事物反而讓我們陷於空虛匱乏。

教宗指出三種讓我們偏離福音方向的道路，分別是「放任自流」、「不想弄髒自己的手」，以及「從窗戶看世界」（梵諦岡電台訊，2017）。為了對抗這些可能將我們拉向單一方向的膚淺文化，教宗呼籲我們走向「果敢的文化革命」（Pope Francis, 2015: 114），必須拒絕妥協，繼續追問萬物的目的和意義，不要將現況合理化，而要「放慢步伐，用不同的方式審視現況；善用已訂定的正面而適當的持續進展；同時恢復那因我們狂放不羈的妄想而被鄙棄的價值和遠大目標」。（*ibid*）我們需要走出家門、走出教會，「毫不畏懼地穿越荒漠和黑暗地區。如此一來，我們就能做為為了窮人、與窮人一起的貧窮教會，耶穌的教會」（梵諦岡電台訊，2017）。

三、分辨：在福音價值與社會訓導內辨別皈依之道

除了開放我們的心，允許自己被大地與窮人的吶喊所動，進而起身回應之外，我們需要以基督福音的價值為依歸，仔細辨別我們所處的社會文化與環境間的整體關係。《願祢受讚頌》的第三章「生態危機的人性根源」以及第四章「整體生態學」便是在回顧福音的喜訊（第二章）之後，以基督信仰的價值以及教會社會訓導的寶藏為準繩，檢視當前生態危機的根源及社會與自然間的整體關係。

《神操》中的分辨主體是個別行動者，但《願祢受讚頌》作為一部向「所有人」開放並探討全球環境議題的通諭，必須處理小至個人大至全球結構的問題，因此若願藉依納爵「分辨」的角度來理解通諭中生態皈依，必須留意其辨別神類的尺度，主要是擴及運用到整體的社會與文化價值動向上的。

（一）辨別科技邏輯對人性的影響

論及「生態危機的人性根源」時，通諭以大篇幅敘述科技邏輯對人性帶來的影響。首先引述前任教宗本篤十六世的提醒：「科技本身展現出促使人擺脫物質牽制的內在張力」（Pope Francis, 2015: 102），承認當今核能、生物科技、

資訊科技，以及種種技術為人類帶來巨大的權勢。在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的今日，人類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權勢，然而責任感、價值觀與良知卻沒有獲得相對應的提升（*ibid*:104—105）。

除科技發展帶來的道德挑戰外，通諭更提醒我們要深入至核心的基本問題——科技邏輯對人性帶來的影響：「人類視科技及其發展為不作區分和單一幅度的典範。此一典範所遵行及宣揚的概念為：主體（*subject*）採用邏輯和理性的步驟，逐步掌控外在客體（*object*）。此一主體盡其所能建立科學化和實驗性的方法，而這些方法即是擁有、控制和改變的技術，彷彿主體要在一些無形和完全開放可被操控的事物裡發現它自己」（*ibid*: 106）。在這樣的科技典範影響下，人類與物質客體處於對立的局面，彼此不再伸出友誼之手，人們更易於接受無限增長的想法：「以為能源和資源都是取之不竭，並可迅速再生，至於開發自然資源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亦很容易被大自然消化」（*ibid*），由此引發大自然的浩劫。

通諭提醒我們要以警醒的態度來使用科技，而不受其內在邏輯的控制。這幾乎是一種「反文化的選擇」（*ibid*:108），但不是無法達到的目標。教宗鼓勵我們善用科技成為一種更健康、更人性、更具社會性、更整合的服務形態，為此我們需要重新整合人性，以克服「掌控外在客體的慾望，並使這慾望在美好的事物和默觀的人身上成為一種釋放的力量」（*ibid*: 112）。

（二）整體視野

科技邏輯不僅影響我們與萬物的關係，也改變了我們的視野。專業化的分工有助於應用與操作，卻會讓我們忽略事物的整體關係而限縮我們的視野。這使我們在面對複雜的環境問題時更加難以找到適當的途徑，因為環境問題往往無法僅從單一角度或單方面的利益去處理，在科學之外尚須納入哲學與社會倫理層面的思考（*ibid*:110）。為此，通諭呼籲我們當從「整體生態學」的視野來考量當今共同家園面臨的問題及因應之策。

「保護環境是整體發展過程的一部分，不能單獨考慮」（*ibid*:141）。在這當中，我們尤其需要留意到，環境問題與貧窮及社會正義問題的關聯性（*ibid*:139），對環境問題的分析，不能與對人、家庭、工作、以及城市背景的分析切割，也不可與個人如何自視自處切割（*ibid*:141）。我們急需一種人文主義，將包括經濟在內的不同知識範疇連結起來，為一個更整合性的願景服務。通諭強調，這整體性的視野需要包含文化幅度，由於文化不只繼承過去，更是

一個活生生，具有動力及共同參與的當下現況，是我們重新思考人與環境的關係時，不可或缺的一環（*ibid*:143）。因此，在檢視個人與整體社會和環境的關係時，我們必須特別留意文化帶來的影響。我們要警覺，在全球化經濟結構的推動下，各地人類豐富而多樣的文化遺產正面臨被壓縮的危機，若我們試圖藉著統一規格或技術性的干預來解決所有的問題，這只會輕忽本地問題的複雜性。我們需要尊重各民族與各文化的權利，並且了解在地社群在歷史中發展的過程，培力並促進在地居民的積極參與（*ibid*:144）。

（三）公益與世代正義

《願祢受讚頌》承襲天主教社會訓導的傳統，強調公益（common good）原則的重要性：「公益是基於對人本身的尊重，連同人基本及不可剝奪的權利，以達致他的全人發展。根據輔助原則，公益也要求達到社會的整體福祉和當中不同群組發展的配套措施」（*ibid*:157）。以依納爵的話來表達，公益就是確保個人及他人都能達成受造的目標。因此，在分辨個人與萬物的關係時，不僅需要考量自身的救恩，也要顧及整體社群的益處，更進一步，這「公益」的概念也擴展至未來的世代，畢竟，「環境本身是要被人領受的，它是一份借用的禮物，每一世代領受它，然後留傳下一代」（*ibid*:159）。

通諭指出，世代間的團結不是一項選擇，而是基本的公義問題，因此在我們使用及管理萬物時，必須時時留意、思考：我們想給子孫和正在成長的孩子一個怎樣的世界？教宗在通諭中提醒我們，這問題不只是涉及環境，也不能一點一點局部地處理。當我們問自己想留下一個怎樣的世界時，首想到整體的大方向、意義和價值。除非我們願意花氣力處理這些更深入的議題，否則我們對生態的關注無法帶來重大成果。我們若敢於面對這些議題，勢必要勇於反問自己以下的尖銳問題：「我們生於世的意義是什麼？為什麼我們在此世上？我們工作和奮鬥的目標是什麼？地球需要我們為它做些什麼？」（*ibid*:160）。我們不能只是簡單地說應該關心後代，而要能進一步看清人的尊嚴正受的威脅。因為，「首要的是，是否留下一個不宜居住的地球予子孫，這由我們決定。此問題對我們有極大的影響，因為這與我們旅居在世的終極意義有關」（*ibid*）。

（四）辨別進步的方向

在面臨分辨的時刻，依納爵不厭其煩地提醒我們要留意人類受造的目的一讚頌我等主天主並救一己的靈魂，「決不將目的與方法，輕重顛倒，或倒行逆施」（依納爵、房志榮譯，2003：169）。《願祢受讚頌》也屢次提醒我們這分辨

的原則，要我們以整體的視野來思考，人類社會進步的方向到底在哪裡——什麼是我們的目的？

若要推動進步的新模式，先要改變「全球發展的模式」。這意味著，要負責任地思考經濟的意義和目的，並隨時修正失調的運作和錯誤的運用。中期性地達到保護大自然和經濟利益之間，或維護環境和進步之間取得平衡，是不足夠的。半途自畫的措施只是拖延將無可避免的災難。簡單來說，我們必須重新定義何謂「進步」。科技和經濟發展若不能帶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及整體性的更高生活質素，便稱不上是進步。（Pope Francis, 2015: 194）

通諭強調，科學、科技與經濟的進步並不同於人類和歷史的向前邁進，這並不是要拒絕科技持續提供的各種可能性，而是要更加留意人性的發展方向，讓技術與經濟的發展回應人性最深處的需求——對讚頌上主及對救恩的渴望。

四、尚似基督：實踐性的生態皈依

誠如依納爵在「聖愛瞻想」的說明：「愛情更側重於實事，言語在其次」（依納爵，2003：230），生態皈依作為一種對創造之愛的回應，也需要在實際的行動中展現，才算完整。《願祢受讚頌》第五章「探索與行動的方向」以及第六章「生態教育與生態靈修」分別從國際政治經濟結構的角度，以及個人與團體性的生活型態出發，探討不同層級的皈依行動之可能。

（一）社會及國際結構的皈依

首先，教宗呼籲國際間當有一共同且不應隨政權改變而轉移的計畫，並且強調這計畫若要突破歷來世界高峰會議因試圖在追求經濟成長與環保之間取得平衡而半途自畫的困境，就必須重新思考我們對於「進步」的想像，回歸天主教社會訓導朝向「公益」的發展觀點（Pope Francis, 2015:194）。教宗在通諭中直接抨擊，當世界上有些人仍無法有尊嚴的生活時，貪腐、過度消費以及種種消耗環境資源的行動是當被制止的。僅將經濟成長視為進步與發展的唯一指標，就不得不承擔實際生活品質下降的惡果，如環境惡化、食物品質低劣、以及資源的浩劫。因此，是時候「要求世界的部分地方接受增長減少，為提供資源予其他地方」（*ibid*:193）、「我們應加強此信念，相信減緩和生產消費的步伐也可成就另一種形式的進步與發展」（*ibid*: 190）。

在政治結構上，通諭期待：「一個健全的政治體制，有能力改革和協調不同的機構，具有良好的辦事方式，克服不正當的壓力和官僚作風的懈怠」（*ibid*: 181）。並進一步指出，若沒有相稱的目標和價值，或沒有真正又具深度的人文主義能鞏固一個具有崇高理想和氣度恢弘的社會，即使是最完美的機制也會崩潰。

環境法律學者 John Nagle（2015）認為《願祢受讚頌》中提出的道德倡議鏗鏘有力，對於特殊環境規範的建言卻擲地無聲。事實上，教宗顯然未曾試圖針對各國不同的環境情勢提出具體建言，反之，他直接表明教會不會解決特定的科學問題或取代某些政策。作為天主教的最高領袖，他所關心的是如何與各領域共同合作、推動坦承公開的交談，好使大眾福祉不會因特殊的利益或意識形態而受到損傷（Pope Francis, 2015: 188）：

我們必須承認，對於目前的情況和其可行的解決方案，已出現不同的處理方法和意見……問題不會只有一個解決方法。因此，應綜合不同的建議，互相交流，進而發展出全面的解決方案。（*ibid*: 60）

若我們真正希望發展出一種生態學，能夠彌補我們所造成的傷害，我們就不能遺漏任何一項科學類別和智慧型式，包括宗教和其獨特的措辭用語。天主教會樂意與哲學思想交談，使教會能將信仰與理性作不同形式的結合。教會社會訓導的發展代表信仰與社會議題的結合。教會樂於接受挑戰，方能豐富其訓導內容。（*ibid*: 63）

（二）個人與團體性的生活型態

教宗一再強調，為從根本上回應今日危機，我們需要一種「果敢的文化革命」，這嶄新的文化態度不能拒絕與任何一種學科及智慧形式交談，而基督宗教的靈修傳統便是其中一種豐富的人類襲產。教宗認為環境美德教育在今日社會尤其重要，因為：「當某些美德在個人和社會生活普遍地崩潰時，就會帶給人類眾多的不平衡狀況，包括生態的不平衡狀況。這就是為什麼只提及整體的生態系統已不足夠。我們要大膽提出整體的人類生活；指出需要促進和集合所有重要美德的價值」（*ibid*: 224）。這些美德本身表達出一種「皈依」的態度，也就是面對愛的根源，能承認自身的有限與錯誤，承認自己對環境及人類手足帶來的傷害，而有真正的內心轉變。深度的皈依進一步促成朝向「超越」的躍進—學習走出自己、迎向他人。這種「超越」使人能對「發展」有新的理解，

重新肯定「節制」能帶來自由，並以真正的手足之情擁抱人類同胞及所有受造物。據此，整體人類的生態皈依要推動一個「愛的文明」的進展，使關懷他人及萬物的「愛」的價值成為政治、經濟與文化中的最高準則（*ibid*: 208, 220, 224, 231）。

這種以愛為依歸的生態皈依是「由日常生活中眾多小手勢交織而成」（*ibid*:230），教宗鼓勵我們以這些充滿彼此關懷及微小動作的愛，來打破暴力、剝削與自私的邏輯。這些微小的姿態與動作，有其屬於公民和政治的一面，能彰顯在所有尋求建立更美好世界的每個行動中，不只影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可以進而改變社會、經濟、政治等大結構之間的關係（*ibid*: 230—231）。

伍、結語

本文嘗試從依納爵《神操》的視角省思《願祿是讚頌》中「生態皈依」的意涵。通諭在前言即引述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2001年在公開接見時的講道，也是教會首度發出「生態皈依」的呼籲，而後直到最末章才又重提此一概念。通諭本文對生態皈依的解釋並不多，主要落在第216—221號：強調教會的靈修傳統能夠啟發、滋養、並給予個人與團體皈依的動力（*ibid*: 216）；並界定生態皈依是人與耶穌基督相遇的成果，是重要的信仰經驗（*ibid*: 217）；為達致皈依，我們必須審視審視自己的生活，承認自己的行為和不採取行動傷害了天主的受造界（*ibid*:218）；要有愛的意識，覺察到我們並未與其他受造物脫離關係，是與輝煌燦爛的宇宙合而為一；培養柔和溫婉、慷慨關懷的精神、感恩和施予的態度，並以自我犧牲和善行，默默地效法基督的慷慨（*ibid*: 220）；並提醒能帶來持續改變的皈依當是團體性的皈依（*ibid*: 219）。

然而，儘管通諭中直接提及「生態皈依」的篇幅有限，但依納爵《神操》卻得以為我們提供一個全面的，整合意志、情感、理智與行動的架構，幫助我們認出「生態皈依」的內涵其實貫穿整部通諭。我將這架構濃縮為讚頌、*metanoia*、分辨與尚似基督四個要素：先以「讚頌」的眼光投向天主，確認人與天主、與近人，以及與大地之間的關係，從中確立人使用及管理萬物的界線，這「讚頌」的眼光也就是教宗所謂的「愛的意識」；在此同時，直面環境危機所產生的切身之痛，讓這「痛」成為我們 *metanoia*：—改變心、悔改與皈依的動力；並「分辨」科技邏輯、以及經濟趨勢、文化價值為我們帶來的影響，以

整體視野考量公益與世代正義，並審慎辨別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最後，在國際結構以及個人和團體性的生活形態上，以「肖似基督」為依歸，尋求一種促進合作與交流，從微小事物開始實踐，並能拓展至整體公民社會的愛的文明之道。

輔仁 宗教研究

參考文獻

一、期刊論文

- Azzopardi, Cecil S.J.、何惠歡譯（2015）。〈以依納爵靈修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神思》105期：21—34頁。。
- 吳雯菁、劉奇璋（2017）。〈天主教環境倫理的里程碑：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通諭的環境倫理論述〉，《環境教育研究》，第13卷，第2期：39—66頁。
- 黃美基譯（2001）。〈耶穌會的教育背景〉，《神學論集》，128期：181—206頁。（Howard, G,1999）
- Barutwanayo, Feli, S.J.（2015）。The Principle and Foundation in the Ignatian Spiritual Exercises as a Paradigm for a Creational and Ecological Spirituality. *Hekima Review*, 53 : 107—118.
- Carver, Joseph.（2015）。Ignatian Spirituality and Ecology: Entering into Conversation with the Earth. *Jesuit Higher Education: A Journal*, 4, 2 : 6—14.
- Lowy, Michael（2015）。Laudato Si—The Pope’s Anti—Systemic Encyclical.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 Magazine*, 67, 7: 50—55.
- Nagle, John Copeland（2015, September 29）, “Pope Pope Francis,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ist”. *Regent University Law Review*, 28, 7, 2015 : 7—47. 2017, June 24, from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667147>
- Spina, Alessandro.（2015）。Reflections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isk Regulation in Pope Pope Francis’ Encyclical Letter Laudato Si’. *European Journal of Risk Regulation*. 4, 6: 579—585. <http://ssrn.com/abstract=2705445>
- Younger, Paul.（2015）。Ignatian spirituality and the ecological vision of laudato si. *The Way*. 4, 54: 57—67.

二、專書論文

- Castuera, Ignacio.（2015）。The Jesuit Pope（pp. ~）. In J. B. Cobb & I. Castuers（Eds）, *For our common home: process—relational responses to Laudato `Si`*. Anoka: Minnesota: Process Century Press.

三、專書

- 沙薇譯（1993）。《神操淺釋》。台北市：光啟文化事業。（Lewis, Jacques, 1967）。

- 依納爵、房志榮譯、侯景文校（2003）。《聖依納爵神操》（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t. Ignatius）。台北市：光啟文化事業。（依納爵（Ignatius of Loyola），?）。
- 侯景文、譚璧輝合譯（1991）。《聖依納爵—自述小傳、心靈日記》（Saint Ignatius Loyola—Autobiography & Spiritual Journal）。台北市：光啟文化事業1。（依納爵（Ignatius of Loyola），1555）。
- 滌塵譯（1986）。《耶穌會會祖：依納爵這個人》。台北市：光啟文化事業。（Dhôtel, Jean—Claude, S. J., 1973）。
- Bautista, Ramon, S.J.（2003）。*A Way to the Desert : 101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Retreat, Prayer, and Discernment The Ignatian Way*. Manila: Daughters of St Paul.
- Fabing, Robert (1991). *Experiencing God in Daily Life*. Chicago: Epoch Universal Publications.
- Pope Francis（2015）。*Laudato Si'—On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 Vatican: Claretian Publications.
- Thibodeaux, Mark, S.J.（2015）。*Reimagining the Ignatian Examen: Fresh Ways to Pray from Your Day*. Chicago: Loyola Press
- 四、網路資料
- 本篤十六世（2009年01月14日）。〈《致哥羅森人書》及《致厄弗所人書》中神學觀點〉，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講解的教理。2017年6月18日，http://www.vatican.va/chinese/pdf/hf_ben—xvi_aud_20090114_zh—t.pdf。
- 梵諦岡電台訊（2017年6月21日）。〈教宗方濟各：馬佐拉里神父勉勵我們做窮人的教會，尋找遠方的人〉（2017年6月21日）。<https://goo.gl/FgyGq5>。
- Erickson, J.J.（2015, June 19）。“Falling In Love with the Earth: Pope Francis` Faithful Ecology”。Year, date.
<http://religiondispatches.org/falling—in—love—with—the—earth—Pope—Francis—faithful—ecology/>
- Longbottom, Henry（2015, August 10）。“Duty free? Virtue ethics in Laudato `Si”。2017, June 24.
<http://www.thinkingfaith.org/articles/duty—free—virtue—ethics—laudato—si%E2%80%99>.
- Rome: Social Justice and Ecology Secretariat（2011），*Healing a Broken World*.

Patxi Álvarez, S.J. (Ed.) . 2017, June 24,

<http://www.sjweb.info/documents/sjs/pjnew/PJ106ENG.pdf>

Valley, Paul. (2015, June 28) . The Pope`s Ecological Vow. The New York Times.

Year, date.

http://www.nytimes.com/2015/06/29/opinion/the—popes—ecological—vow.html?_r=1

輔仁 宗教研究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onversion in the Encyclical *Laudato 'S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t. Ignatius

WU Wen-Ching

PhD student, School of Forestry & Resource Conserv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U Chi-Chang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stry & Resource Conserv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teaching on ecological conversion in Pope Francis' encyclical *Laudato 'Si*,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fl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gnatian spirituality based on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the meaning of four dimensions of ecological conversion: in the will, the affections, the intellect, and action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 dimensions are manifested through appreciation, metanoia (conversion), discernment and the practice of justice. The term 'ecological conversion' is not mentioned clearly in the encyclical. However,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t. Ignatius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t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nable us to unfold the connotation of 'ecological conversion' in *Laudato 'Si*.

Keywords: *Laudato 'Si*, ecological conversion, Ignatian spirituality,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t. Ignatius, ecological theology

輔仁
宗教研究